



ZUI HAO de 最好的杂文 ZAWEN da quán ji

READING 阅读 经典 CLASSICS



474 篇精妙绝伦的杂文小品，
杂而不散，直面人生、针贬时弊；
243 位冷面热心的文学大师，
侃侃而谈、说古论今、旁征博引；
102 万五味杂陈的文字盛宴，
无所不包、犀利洒脱、幽默诙谐。

时代文轩
shidaiwenxuan

ISBN 978-7-5500-0113-8



9 787550 001138

定价：59.00元(上下卷)

01>

READING 阅读



经典 CLASSICS

ZUI HAO de
ZAWEN da quan ji

最好的杂文 大 全 集

张保林 / 主编

〈下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下卷目录

亚 洲

中 国

邹人煜

- 疗妒方 385

李国文

- 大观园分房记 386

林帆

- 有感于“土层厚” 387

蓝翎

- “高低贵贱”论 390

苗得雨

- 少壮应是努力时 391

毛铮

- 中国人的病 392

- 不使人间造孽钱 394

邵燕祥

- 人是有尾巴的吗? 395

- 鲁迅“丑化”了阿Q吗? 396

- 海阔天高说“文网” 398

- 说“寂寞” 398

- 凉咖啡与温酒 399

- 说开会 400

- 说“看客心理” 402

王蒙

- 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403

- 符号的组合与思维的开拓 405

李敖

- 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 408

- 中国小姐论 409

- 中国式好人 411

- 无为先生传 413

-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415

刘绍棠

不知天高地厚 417

湛容

活着的滋味 418

张宁静

接吻 419

戴厚英

人,应该有所畏惧 421

冯日乾

死而无“愿” 423

张健

反串 425

魏明伦

对联与谶语 426

李庚辰

杂文的“某”字 428

安文江

被遗忘的人权 429

商子雍

坏就坏在模糊上 430

三毛

什么都快乐 432

孙继才

“不出国的出国”与“出国的不出国” 433

张雨生

南人与北人 435

秦耕

咬病之害 436

宋志坚

马屁、奴才及其他 437

梁晓声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们看的? 439

贾平凹

好读书 441

闲人 442

笑口常开 444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446

王重旭

穷小子与仙妻 448

楠容

- 女人不孕先查谁 449
- 别选我当好丈夫 450

吴国光

- 不死鸟 452

陈丹燕

-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 453

摩罗

- 为什么老要人六亲不认 454

骆爽

- 今夜,谁站在林肯的对岸? 456

薛涌

- 我们的孩子如何长大 458

余杰

- 沈从文的号啕大哭 459

曹林

- 拿出治民一半的严苛与智慧去治官 461

印 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 孟加拉风光(选) 冰心 译 463
- 人格的世界 白开元 译 465

日 本**夏目漱石**

- 杂忆录之二十四 文洁若 译 471

川端康成

- 伊豆的印象 孙振勇 译 472
- 关于美 叶渭渠 译 474

星新一

- 强盗的苦恼 孙振勇 译 475

大冈信

- 门 黎继德 译 477

大江健三郎

- 核时代的乌托邦 宗诚 译 479

新加坡**林锦**

- 其实你比不上一只昆虫 481

詹姆斯·瑟伯

- 堤坝决口的那一天 屠珍 译 539
 狗的快照 孙法理 译 542
 花园里的麒麟 孙法理 译 544

威廉·福克纳

- 他的名字是彼得 李文俊 译 545

兰斯顿·休斯

- 上万张床 陈瑞兰 译 546

迈克·奎因

- 雅普雅普岛的金喇叭 张名 译 547

索尔·贝娄

- 思考者的荒原 王宁 译 549

阿特·布奥沃尔德

- 丢失的行李 屠珍 译 550
 宝贝,你飞得太久了 屠珍 译 551

莉莲·罗斯

- 万圣夜会 王艾 译 553

托妮·莫妮森

- 灰姑娘的姐妹们 吴其尧 译 555
 剥夺的语言与语言的剥夺 盛宁 译 556

约翰·厄普代克

- 破产者 黄梅 译 558

欧 洲**奥地利****赖·马·里尔克**

- 论艺术 绿原 译 561

卡夫卡

-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冬妮 译 564

布兰德施泰特

- 邻居的左腿 江涓 译 566

捷 克**杨·聂鲁达**

- 天使是女的吗? 杨乐云 译 568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

- 处世之道 佚名 译 571
 上帝颂 水宁昆 译 573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 一个诗人的诞生 杨乐云 译 575
 倾心相告 庄继禹 译 576

英 国

弗兰西斯·培根

- 论狡猾 何新 译 580
 谈读书 王佐良 译 581
 谈美 王佐良 译 582

斯威夫特

- 预拟老年决心 王佐良 译 583
 关于一把扫帚的沉思 刘炳善 译 583

理查德·斯蒂尔

- 绅士,好个漂亮的人物 黄绍鑫 译 584

约瑟夫·艾迪生

- 戏剧 高健 译 586

玛丽·渥特莱·蒙太古夫人

- 赴宴 周珏良 译 588

奥立佛·哥尔斯密

- 铁勃斯宴客 高健 译 590
 黑衣人 高健 译 592

查尔斯·兰姆

- 拜特尔太太谈打牌 刘炳善 译 594
 酒鬼自白 刘炳善 译 598
 退休者 刘炳善 译 602

莱·亨特

- 握手 杨毅 译 607

萧伯纳

- 贝多芬百年祭 周珏良 译 608
 在我看来 蓝仁哲 译 610
 百万富翁的悲哀 贝合宁 译 612

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

- 旅伴 彭恩华 译 613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 鲸的喉咙是怎么长成的 施竹筠 译 615

约翰·高尔斯华绥

- 远处的青山 高健 译 617

正瑟·克拉顿·布洛克

- 大战前的星期天 孙子 译 619

培洛克

与猫谈话 陈祖珍 译 620

马克斯·比尔博姆

送 行 杨志才 译 622

帕特兰·罗素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 蓝仁哲 译 625

论老之所至 申慧辉 译 630

假如动物会说话 梁祥美 译 631

罗柏特·林德

钱 匣 高健 译 632

怕难为情的父亲 石永礼 译 635

弗吉尼亚·吴尔夫

飞越伦敦 孙小炯 黄梅 译 637

笑的价值 杨静远 译 640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女人,多么自以为是 姚暨荣 译 642

公鸡似的女人和母鸡似的男人 于红远 译 644

维克多·索顿·普利切特

巴塞罗那 杨国斌 译 646

爱尔兰人的性格 杨国斌 译 647

魁北克 杨国斌 译 650

论无所事事 梅绍武 译 651

格雷厄姆·格林

旧书店 邹海仑 译 653

埃利亚斯·卡内蒂

水窝藏主 罗丹霞 译 656

威廉·戈尔丁

谈谈《蝇王》中的寓意 顾明栋 译 657

芬 兰**弗兰斯·埃米尔·西伦佩**

湖泊畅想 李之义 译 661

法 国**拉布吕耶尔**

形形色色的人 程依荣 译 664

雨果

悼念乔治·桑 姚远 译 668

群像 沈宝基 译 670

莫古尔

作家们 王一倍 译 670

苏利·普吕多姆

关于爱情的沉思 胡小跃 译 674

左拉

铁匠 赵坚 译 677

法朗士

人类的良心 陈适 译 679

开学 鲁汶 译 681

居伊·德·莫泊桑

伊凡·屠格涅夫 朱亦 译 685

阿兰

绵羊 罗洛 译 687

读书之乐 罗竟 译 688

科莱特

我家中的动物世界 程依荣 译 690

松鼠 谭立德 译 691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为《卡门》辩护 桂裕芳 译 693

季奥诺

路易 张冠尧 译 695

让·保尔·萨特

关于写作 佚名 译 698

阿尔贝·加缪

堂璜作风 郭宏安 译 700

西西弗斯神话 杜小真 译 703

让·路易·居尔蒂斯

忠告 郭宏达 译 705

德 国

赫尔曼·黑塞

读书：目的和前提 杨武能 译 707

库·图霍尔斯基

房客与房东 蔡鸿君 译 710

向情人坦白 蔡鸿君 译 711

谎话卡片 蔡鸿君 译 713

女人爱虚荣。男人呢？从来不 蔡鸿君 译 714

跳蚤 蔡鸿君 译 714

布莱希特

卡先生的故事 李健鸣 译 716

弗兰茨·卡尔·魏斯柯普夫

轶闻六则 上林 译 717

海因利希·伯尔

我眼中的废墟文学 林伟中 译 721

书籍能够改变世界 王民 译 724

西格弗里德·伦茨

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马君玉 译 725

布龙克

女友 韩耀成 译 729

君特·格拉斯

对《铁皮鼓》的回顾 宁瑛 译 731

米勒

有关我外公的报导 李健鸣 译 733

意大利

翁贝尔托艾柯

怎样安排时间 多多 译 736

波 兰

亨利克·显克维支

愿你有福了 周作人 译 738

切斯瓦夫·米沃什

作家的自由 绿原 译 740

此情可待成追忆 袁洪庚 译 743

罗马尼亚

扬·卢卡·卡拉迦列

天才的胜利 冯志臣 张志鹏 译 745

弗努什·内亚吉

橘黄色旅行中的奇妙瞬间 高兴 译 748

西蒙娜·波佩斯库

钥匙孔 高兴 译 754

瑞 典

塞尔玛·拉格洛芙

难以偿清的债务 毛德信 蒋跃 译 757

俄罗斯

伊·安·克雷洛夫

杰米扬的汤 佚名 译 760

屠格涅夫

猎狗佩加兹 张守仁 译 761

安·巴·奥河夫

生活是美好的 汝龙 译 764

费奥多罗夫

童年的发现 谷羽 译 765

瓦·别洛夫

婚礼 蓝英年 译 767

节日 蓝英年 译 770

◆ 中 国 ◆

邹人煜(1929—2004),江苏阜宁人。14岁进苏北解放区中学读书。曾在华中《新华日报》、《江淮日报》、《安徽日报》任编辑、记者。后任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老年报》主编。出版有杂文集《紫千集》、《世态百感》。

疗妒方

贾宝玉在经历了晴雯之死以后,痛恨蛊蜚之馋,忽发奇想,要王道士开一副疗妒方。王道士开的药方是: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贾宝玉听了说:“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道士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说完哈哈大笑,呆公子这才发觉上当。王道士说的倒有几分实在,“除死无大病,要饭不再穷。”死了,自然是不会再妒的了。只是到底也没有开出疗妒的好方子。吃梨炖冰糖,是永远治不好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说不定有些疗效,这里我也开上一副,有些病者不妨一试。

病历:嫉妒,为人类常见病多发病,病程数千年,遍布全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大敌。得此病者,邪热互结,浊气不降,开谣诼之颓风,转春温之严寒;阻前进之步伐,扼创造于摇篮;毁团结为沙砾,变文明为愚顽。宜先表后攻防外邪之内传。

症状:此症始得时,遍身发冷,对新成就新创造冷若冰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有成就者是他的朋友,他则立即冷而远之,甚至见面若不相识;如果有人问起这位朋友的成就,则凛然答曰:不知道。如果有成就者是他原来的部下或原不如己者,则更嗤之以鼻:这算什么,比起人家来,“戴草帽亲嘴——差一大截”哩!我们要是干起来,都比他好,不过我们不高兴出风头罢了……如此等等,都属寒症;如不及时诊治,病情会急剧发展,到重时,邪热浸透肌肤,里实已成,对一切新事物由冷而恨。对超过己者,常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因而细过微瑕,均予放大,一颦一笑,皆是厉阶,甚而谣诼之后,诋毁中伤,更甚而设计东窗,蓄意陷害,运用关系网,三天两头告小状,反正舆论一造,即泼水难收,不管怎么样,压你头十年再说,而人生又有几个头十年哩!

方剂:此症万不可补,只宜攻下;主药为巴豆,大黄,辅以生姜。方歌曰:二物备急逐停寒,干

姜巴豆大黄丸。望患此症者,及时诊治,毋讳疾忌医,贻齐桓之悔!



林帆(1930年生),广东中山人。1950年从香港回国升学。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长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副主任、编辑专业主任,教授。业余从事写作,专著有《新闻写作纵横谈》、《门内门外文谈》、《杂文与杂文写作》,另有杂文、散文集《旁门集》。

有感于“土层厚”

上海风调雨顺,“土壤”肥沃,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它的确出了大量人才,现在新人仍然不断涌现;可惜有些地方“土层”太厚了。

土层厚了,即便是良种在萌芽生发,也难破土露尖。如果土层厚又加板结,那就更出不了好“作物”。一位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同志告诉我,他整整等了20年才踏上讲坛。他说,这里原因诸多,排资论辈挨不到他开课恐怕是主要因素。僧多粥少嘛!当然,比方毕竟是比方,而且问题也非关土层,但却说明一点问题。因为人才“济济”,如果安排欠周,势必人才“拥挤”,彼此摩肩接踵,无法舒展自如。再打个比方,譬如戏曲会演,不同的演员自有其风格和拿手好戏,所以分台演出;倘使一定要同台来个群英会,那只有七嘴八舌,挤在一道合演“六国大封相”了。

我这样议论并非无的放矢,还是有点根据的。比如说,有的单位财宏势大,人才众多,热衷钟鸣鼎食,讲究配套成龙。可是大有大的难处,俗谓“不患贫而患不均”;而富之不均,也会向两极分化,矛盾更形尖锐。所谓人浮于事,往往是事浮于人;浮来浮去,不外乎人事关系,是故有人忙煞,有人闲搁。三个萝卜只有两个坑,还有一个萝卜怎么办?这可不是三减二等于一那样简单的运算题了。听说一位大学系主任向校长许诺:只要授权给他削减三分之一的人员,保证工作更加出色。不待说,领导也有他的隐衷,牵涉到人事问题不便随便拍板。而且这仍然不是三减二等于一那么容易一减了事的。不过有些现象却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有的闲置在一旁的同志应聘到外地去很快就冒出尖来,职称顺利解决,工作胜任愉快,成为骨干了?还有当年许多大学成立分校,调出去的教师不都在独当一面的教学工作中培养成才了吗?我不知道关于人才交流有什么具体规定,然而我却亲眼看到一份批文,——那是外地院校向上海一所高校聘请一位兼职教师,几经交涉后形成的一纸公文,批曰:同意应聘,但对方需支付该同志工资的二至三倍

给我校。

自古有谓“体制风流，莫不相袭”，说不定有些角落会听到“长铗归来兮”的叹息呢！我不懂人事制度，自无权发言，不过有感而已。正好刚在杂志上读到卢绪章同志关于开发宁波的慷慨陈词，不无启示，也算是连喻取譬罢！卢老说：

“我要问一句，北仑港为什么不用？！北仑港建起为宝山钢铁总厂运送矿石的港口已经七八年了，港口年吞吐量是二千万吨，现在每年只有一百万吨的工作量，像个饿瘪肚子的壮汉！可是上海港的任务达到饱和状态，已经是塞瓶口了，常常一两个月卸不了货，每年光罚钱就是上千万美金！……上海大量压船，为什么不分流？！为什么我们总爱捧着金碗要饭吃？！……”

（摘自《文汇月刊》1986年3月）

当然他说的是物，而不是人。但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应该是彼此彼此的！

1986年



李国文（1930年生），江苏盐城人，1930年生人。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1981年凭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大观园分房记

对一个人家来说，盖房子总要比拆房子卖房子更显得具有兴旺发达的气象。对一个国家来讲，道理也是一样的，修高速公路，建住宅小区，搞城市绿化，开超级市场，怎么也比砸锅炼铁，古籍化浆，大破四旧，地下设防，来得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红楼梦》中大观园这项巨额投资的工程竣工之日，也正是荣国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时。连刚刚咽气死去的秦可卿也羡慕得要托梦给王熙凤，劝诫她“盛宴必散”，“早为后虑”云云。

大观园共有多少幢建筑，曹雪芹没有告诉我们，这便是艺术家的玄妙了。你愿意想象它多大，它就多大。但有一条，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林黛玉必得住进潇湘馆，房屋与居住者几乎成为一个整体的。

现在很难悬拟大观园的总体设计师山子野先生，在打腹稿的过程中，是不是因人而异，为每个建筑单元注入未来居住者的个性色彩？这似乎不太可能，老先生怕是连贾府的一般女眷，也不容易见到的。我想也不排除贾珍、贾琏、赖大、赖升、林之孝、吴兴登、詹光、程日光这些帮着安插摆布的甲方代表们，绝可能是出了不少主意的。

否则，每一组建筑物包括附属设施与环境绿化，是无法与住进去的人如此吻合匹配的。

所以,在元妃省亲完毕后不久,一道娘娘的懿旨下来,“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命宝玉仍随进去读书”的这道谕,显然是虚晃一招,不过是遮人耳目罢了。盖房子就为人住,不然,用不着别具匠心地盖那些房子。即使像栊翠庵这种宗教建筑,最终还物色到一位带发修行的妙玉小姐呢?可见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规划,而且我敢断定,王夫人的意见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第一,这些姐妹们已经到了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的年纪,拿今天的话说,她们具有了分房资格,总不能让宝玉和黛玉老是住在贾母的暖阁里。第二,按当时贾府的级别待遇,宝玉、迎春、探春、惜春是嫡系子女,正宗的高干子弟。宝钗、黛玉虽是外姓,地位也非同小可,都是有来头的。李纨虽是属于特殊情况,但资格摆在那儿,何况肯定有王夫人批下来必须照顾的条子呢?因此,她们有权住进去,并非超标准享受。

但是,第三,眼红这园子,并希望挤进这园子,相信是大有人在的。况且,这座园子还占用了一部分宁国府的地皮,所以那府里的嫣红、翠云也未必不生出些想法,为此,必须搬动娘娘出面,让大家不好张嘴。这种现象,放在今天,决不会为几间房子的事去惊动中央的,一个局级干部,一个什么房管处长之类,都可以说了算的,不能不说是时代在进步。

很高兴,那时不必有分房委员会的设置,更无需评议打分,三榜定案的麻烦,说分就分了。好像也未见过住进去的人,为房大房小打得不可开交,为有没有抽水马桶,装没装排油烟机,闹得意见纷纭,姐妹们高高兴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地迁进新居了。

说实在的,这些小姐们果真没想法么?我看未必,不过她们不如当代人那样赤裸裸罢了。动刀动棒,法院告状,赖着不搬,聚众哄抢,少一平米也敢天翻地覆地折腾。可林黛玉却说:“我心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幽静些。”这不过是她自己在寻找一种心理平衡而已。

其实,在大观园里,她住的潇湘馆,和惜春住的蓼风轩,可能算是丙级房。在第五十八回“因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姐妹丫鬟,只得也挪进园来”时,将每幢房子的宽窄形容了一番。宝钗那儿多了湘云、香菱,李纨那儿有李婶娘和宝琴,迎春处添了岫烟,探春时常被赵姨妈与贾环聒噪,自然不方便薛姨妈去住。紧接着点明了“惜春处房屋狭小,便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房”。因为第五十九回,莺儿编了个花篮,来送给林黛玉,适她正在晨妆,那必是卧室无疑了。莺儿又问候了薛姨妈,方和黛玉要硝。然后黛玉嘱咐了几句,莺儿答应了出来,到紫鹃房中找蕊官。由此可见薛姨妈和黛玉两人是挤在一间屋里,证明潇湘馆也是不十分宽敞的。

鬼斧神工的曹雪芹,通过贾宝玉的眼睛,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分明看到了潇湘馆“上面小小三间房舍,两明一暗”,和蘅芜院的“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的。等到分房榜一公布,宝哥哥也只好以“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来安慰林妹妹了。

谁知曹雪芹有章还是无意,独独对这两处房子,注明了准确的可以比较的间数。厚薄轻重,差别一下子就估量出来了。难怪探春后来有一次说出“可惜蘅芜院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的话来,三姑娘是有名的玫瑰花儿,又可爱,又扎手,决不会无的放矢的。贾宝玉住甲级房,自是无可非议。薛宝钗也享受同等待遇,着实有点名不顺言不正的。论亲,同是外戚,旧时姑表还要略胜姨表一筹的。再说贾母能不更疼她女儿的女儿吗?记得她陪刘姥姥逛大观园时,很对她外孙女屋子的褪色窗纱发了一通议论的。言为心声,未必见得老太君对分房方案是多么赞成的。

这里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一双强有力的,在操纵着一切的手,那就是王夫人。她知道水大漫不过天去,凭她个人力量是无法左右老太太的。她可以在贾母对着她说窗纱的事,保持沉默,

以示她的不敢苟同,并不当面反驳。只有倚靠她那位做了皇妃的女儿,出来替她说话,那才是一张王牌。因为古今同理,代表官方意志的表态,谁敢怠慢呢?尽管谕旨下得不伦不类,牵头人成了薛宝钗,而不是李纨或宝玉或迎春,可大家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请宝钗小姐住进这套甲级住宅了。

宝钗当然是个既漂亮又聪慧的姑娘,她把她的屋子装饰得“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这一方面是她的审美情趣,但另一方面,也有不愿张扬的成分。王夫人把她视作未来的儿媳,她也该默契地加以配合才是。

贾母那回从潇湘馆出来,吃了饭,来到蘅芜院,对宝钗屋里一无陈设说了几句以后,这回王夫人讲话了,“她自己不要,我们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抓紧机会又表扬了一通。

谁厉害?王夫人。实权在她手里,连她丈夫也得听她的。

贾政此人,也真是“假正”,非但影响不了他的夫人,相反,倒被他夫人弄得团团转的。连丫鬟袭人的名字,他不喜欢,王夫人嘴上答应改,结果也没改,他又如何了呢?薛林调包计,他并不以为然,又能拿他的夫人怎样?终于还是按她的主意为宝玉成了亲。因此,不难想象,从要省亲盖造这个园子起,王夫天就定了盘子。

林黛玉有什么法子?只好住潇湘馆。这位小姐,寄人篱下,却又孤芳自赏,追求爱情,却不明白如何去搞好人际关系。就冲她“亲自用小茶盘儿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然后,“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这个小小场面,看出林黛玉的不善巴结的直率,和王夫人的那张脸上的冷峻了。

以此为戒,夫人这一关,是万万马虎大意不得的。不但分房子如此,其他方面,大抵也要小心侍候的。尤其对那些咱们姑且不说怕老婆这种难听的字眼,总非常尊重夫人意见的先生们,则更要注意先生旁边的那张脸,方是上策。

于是我想起一个旧日的同事,岁月蹭蹬,人过花甲,尽管努力扑腾,也未实现他那熬上一个副部级待遇的梦。当然,人各有志,做这样的梦,也无可厚非,这梦里自然包括六室一厅、七室两厅的房子。若能如愿以偿,住上一住,也未尝不是赏心乐事。只是年岁不饶人,至今此梦未圆,急得抓耳挠腮,旁人不能不为之遗憾。谁知是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偏偏是那极具深远影响力的一关没打通呢?是啊!想一想在荣国府,王夫人要不开绿灯,贾政也是爱莫能助的。王熙凤不首肯,贾琏的话算是白说一样。

因此,林黛玉在潇湘馆里写的“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诗句,是蕴涵着许多感慨的。“风雨几时休”的风和雨,实际不是泛泛而言的。

但愿她没想得这么多!

1993年



蓝翎(1931—2005),著名红学家,山东单县人。原名杨建中。著有专著《红楼梦评论集》,文学评论《断续集》《金台集》《风中观草》《龙卷风》,杂文著《了了集》。

“高低贵贱”论

《人民日报》载:“中共青岛市委机关日间托儿所办了两个,一个收托负责干部的孩子,一个收托一般干部的孩子。”对待两个托儿所的孩子照顾完全不一样。于是作者质问道:“新中国的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要在他们中间划出高低贵贱的等级呢?青岛市委机关主管托儿所的同志应该挖一挖自己的思想深处究竟埋藏着什么东西?”

这是一挖即出的。他的思想深处理藏着封建的等级观念的残余。

岂止如此吗?

其实,“主管托儿所”的那位同志,权力也是有限的,至多只能在托儿所孩子们“中间划出高低贵贱的等级”而已。他并非“等级”论的创始者。

先有人自封自己的孩子为“高贵”,然后,有关的“主管”人才锦上添花地给孩子划“高低贵贱”的等级,从此大大小小的事情才涂上“等级”色彩。否则,怎会如此顺利?

在北京一个中学的家长会上,有一位“负责干部的孩子”的家长傲慢地说:“高干的孩子应该同一般的孩子两样看待。”学校当局点头默认,其他家长听了虽觉十分刺耳,但也未表示什么意见。至于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以示“高贵”的行为,虽也不断有人批评,但至今并未完全绝迹。

然而,要求把自己的孩子当做“高贵”者加以教育,未必能教育成真正高贵的人。因为,这种“高贵”论本身,在今天是不高贵的。岂止是不高贵,简直是卑下得很。

封建皇帝、贵族是等级制度的创造者,他们自命“高贵”,把子孙当做“高贵”者加以特殊的教育。结果呢,从其“高贵”、“等级”的地位看,是“一代不如一代”,“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败家子”层出不穷。

这是历史的事实。不愿同一般人共甘苦的“高贵”论者,十分需要在这事实面前冷静一下。

1956年

